

參差集

侍 桁 著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文
壇
上
的
新
人

我曾想寫一篇關於一九三三年在文壇上活躍的新起的作家作一個考察，題名就定作『一九三三年的新人』，但是以一年的限度，容易惹起讀者的誤解，以爲這被討論的作家，是祇在一九三三年才出現的，而實際上我所想介紹的作家，又絕對沒有這樣的例，於是就改成如今的這個題目；但我的論題還祇是限於過去一二年間的作品。

而且現在爲着自己的能力所限，暫時只能論及三個作家，那便是臧克家，徐轉蓬和沙汀。

臧克家

一本小小的題名『烙印』的詩集，是寫着這個作家的名字。這本小書裏包含着二十二首詩，使我們有充分的證據，承認那是作家的生活的『烙印』，他自己也毫不隱諱地說：

原

书

缺

原

书

缺

原

书

缺

原

书

缺

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

他把頭沉重的垂下！（老馬）

氣憤和失望的程度是和那刺激的程度成了正比例，不久就冷卻了。可是從此時代好像對他下了教訓，他再不能自嘆自怨了，把個人的生活更多地移轉到社會裏來，他漸漸忘卻自己，成了一個社會的觀察者，以詩人敏感的心，想像着旁人的生活的痛苦了。然而他會感到認識和體驗的不足，他充其量祇能畫出一個生活的輪廓，遠不如他抒發自己的情感那麼自然，那麼親切，所以他仍然不肯放手他的老調子，像『萬國公墓』該是這時的詩。雖然那哀傷是染了一層更深的灰色，但已經不見個人的痛苦的掙扎，他的悲訴是旁觀者的悠閒的了：

你們也曾活在世界上，

曾經是朋友或是仇敵，

現在泥封了各人的口，

有話也祇好悶在心頭。（萬國公墓）

從某種意義上講，『萬國公墓』是一篇極好的詩，同時也給他收束了一個時期。

他雖然不滿意那些他並不十分親切的社會生活的描寫，然而他也祇能那樣寫下去了，於是從『炭鬼』起以及『都市的夜』，『神女』，『洋車夫』，『販魚郎』及『歇午工』等，可以說是占了他這全本小書的一半的詩。這些詩無需引證，祇從題目上看，你就可以明白它們比從前的事有多大的差別。

但是就從這些他祇能淡淡地寫出一個生活的輪廓的詩歌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時代的思潮在這個作者的心上給與的教訓。他不可抵抗地染上了時代的普遍的傾向，被壓迫者的生活引起了他更深的注意；而且他懷着一顆同情的心開始描繪着礦工，神女，洋車夫和小工等的生活，那結果雖祇是一個輪廓，而無疑地是使作爲一個詩人的他更充實起來，他可以謳歌的世

界也無限地闊大了。

算作如今文壇上一個獨特的例，——他的這發展是自然的，至少沒有露出很大的勉強。像『炭鬼』和『歇午工』裏所描寫的那種工人的生活，就在我們的新詩歌裏，也還可以算是新的發展，他沒有羅列標語口號，也沒有用激憤的罵詈代替了抒情的詞句。如果我們要不滿意這些詩，那就因為他不能把這些生活寫得怎樣深刻，而祇是淡淡的一個輪廓，不過這不滿意是一種苛求，完全沒有理由的，作為新詩歌的轉變，他是供給了一架過渡的橋梁。

的確，在這些詩裏有像原書的序者聞一多所說的『虛偽』的地方，但這不是作者思想的虛偽，不是因為同情心的不足而發生的虛偽，這是因為作者對於那些生活本身體驗的不足，同時也是因為把那些生活移到詩歌裏來必然地要感到一種製作的困難。我不願意把我自己的意見和原書的序者的意見混同了，因為那實在是恰恰相反的，所以我必要把他的話引在下面：

『所謂有意義的詩，當前不是沒有。但是，沒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營生」的經驗，和他對於這種經驗的了解，單是嚷嚷着替別人的痛苦不平，或憐惠別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種「熱氣」，一種浪漫的姿勢，一種英雄氣概的表演，若更往壞處推測，便不免有傷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義的詩，雖是「難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販魚郎」，「老馬」，「當爐女」，「洋車夫」，「歇午工」，以及「不久有那麼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沒有「烙印」和「生活」一類的作品作基礎，前面那些詩的意義便單薄了，甚至虛偽了。」

他雖然也說如『炭鬼』，『老馬』和『歇午工』等詩是最有意義的，而不承認那是有獨自存在的價值，沒有『生活』或『烙印』等篇，那些詩的意義便單薄或虛偽了。這話是充分地表示出一個 *Dilettante* 對於文學的態度，意見完全是誤謬的。

如果我們也把『生活』和『烙印』看爲一類，把『炭鬼』和『歇午

『工』看爲另外的一類的話，那後者更不比前者的意義單薄或虛僞，反之，說爲更充實也未爲不可的！

在他的全部的詩裏，都響着情感和調子的不調和，他的詞調以及他的詩句的用法是顯然地遺留着徐志摩的影響，而且這影響很深，自然露出了輕薄的調子，在如『老哥哥』和『炭鬼』一類的詩裏是如此，在『生活』和『烙印』的詩裏也是如此。如果說克家的詩裏的意義單薄或甚至虛僞，那是因爲那輕薄的調子減消了他的吟誦的力，並不在『自身的經驗』和『替別人的痛苦不平』的不同的理由。而且，我上邊已經說過，在如『生活』和『烙印』那些詩歌裏，其情感的本身裏是含着一種『意義單薄』或『虛僞』，而在『炭鬼』或『神女』裏雖然表現得不足，至少那情感的身是充實的。在後一類裏『歇午工』是一首絕妙的好詩，我們可以看出就在詩人『替別人的痛苦鳴不平』的描繪中，他感到怎樣新鮮的生命的力：

放下了工作，

什麼都放下了，

他們要睡——

睡着了，

鋪一面大地，

蓋一身太陽，

頭枕着一條疏淡的樹蔭，

這個的手搭上了那個的胸膛。

一根汗毛，

挑一顆輕容的汗珠，

汗珠裏晃着坦蕩的舒服。

陽光下，鐵色的皮膚上

開一片大白花，

粗暴的鼾聲扣着

呼吸的均和。

沈睡的鐵翅蓋上了他們的心，

連個輕夢也不許傍近，

等他們靜靜地

睡過這困人的正晌，

爬起來，抖一下，

湧一身新的力量。（歇午工）

這是一幅生活的畫，生活本身的充實，供給了他充實的詩的意象，這意象更補足了調子的輕薄，在如『生活』和『烙印』一類的詩裏，無論如何是尋不到這種深刻的意義的！他不祇是能作了這生活的輪廓，而他也充分地感到了這生活裏含蓄着的生命的力。

稱臧克家是一個詩人，大概並不是誇大的講話，因為他的詩是一個詩人的詩。新文藝界有了不少的詩，但很少詩人；例如，李金髮和新近逝世

的朱湘，他們寫過許多的詩，但我祇能稱他們爲作詩的人。我也承認詩是『言語的藝術』，然而我卻不能承認那祇在字句上下苦工的作詩的辦法，我相信比詩的言語更重要的，是詩的意象，爲了使那意象生動，言語精美才有意義。我也不反對詩是要含蓄着較深的思想的藝術，但那思想的表現，是比其他的藝術需要更多的具象性，以文字的音韻或文詞的秀麗在詩中來補充意象的薄弱，那縱能作得很好，也是空虛的詩。臧克家的詩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意象的豐富。

你看，他怎樣解釋『希望』——這抽象的名詞：

自從宇宙帶來了缺陷，

人類爲了一種想念發狂，

精神上化出了一個影像，

那就是你——美麗的希望。（希望）

不過就是這豐富的意象也難以彌補了他在『生活』或『烙印』裏所表

現的情感的虛偽，祇是在『歇午工』那樣生活本身已是一幅精美的圖畫的場合，這豐富的意象才得了適當地發展。

從這位詩人的二十二首的小詩裏，我們是看見了詩人的生活或藝術已經經過了三個階級，『生活』和『烙印』代表了最初的時期，『憂慮』或『老馬』是成了一架過橋，『歇午工』是使詩人完全忘卻了自己虛偽製作出來的不真實的痛苦，同時暗示了詩的發展的新的方向。

徐 轉 蓬

關於這作者的一個短篇『老祖母』我曾發表了一點意見（收在拙著『小文章』中，良友圖書公司出版），讀者由那篇文章裏可以曉得我是喜歡他的作品的，的確的，差不多他的每篇作品我都能非常愉快地讀完了。如果我們說作品使人愉快地讀不能就斷定是它們的價值的話，那麼至少也比讀